

中國需要第二次“入世”

開放帶來強大

2021 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（WTO）20 週年。今天的中國更需要進一步推進國際化、全球化，而不是相反。

中國加入世貿組織 20 週年的成績是可以肯定的。2020 年中國人均 GDP 超過 1 萬美元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，幫助 8 億多人口脫離絕對貧困，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、世界第一貿易大國……這麼短時間創造了這樣的成績，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“入世”以後我們找到了中國現代化的模式。中共十九大把中國現代化模式總結為既實現了發展又保持了獨立，中國的這一現代化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新的選擇。

在全球化時代，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話，那麼就很難獲得發展。今天的世界，那些落後的國家都是封閉不開放的國家。

但全球化也並不是“免費的午餐”，很多國家加入全球化大潮以後，國家的經濟主權越來越喪失，甚至徹底消失了。較小經濟體對大的經濟體依附性越來越大。有些國家即使因為全球化獲得了發展，但它的獨立性成了問題。中國是少數幾個既獲得發展又能保持獨立的經濟體。

更重要的是，為了加入 WTO，我們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修改完善了法律、法規、政策體系，與世界經濟接軌。

中國影響了世界，世界也影響了中國。我們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、世界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，但我們沒有在這三波危機中倒下，反而變得更加強大。開放帶來強大，這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。

中國應當變得更加全球化、國際化

今天，我們不能光強調加入 WTO 所取得的成就，更要強調我們需要變得更加開放，繼續推進全球化。那麼，面對當前的逆全球化趨勢，中國是不是變得更加全球化了或者更國際化了？

在這個問題上，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一些不盡如人意的現象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產品越來越國際化，但一些人的

思想還沒有國際化，還不能從國際的視角來思考問題。

中國的高速發展讓很多人感到驕傲，產生一種自發的民族主義情緒。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絕對是正能量的。但也有一些商業民族主義隨之而來，並試圖從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中獲取經濟利益。

我們還需要清醒地認識美國。大家都在說美國不行了、衰落了，甚至有人說美國要垮掉了。但實際情況是，美國確實正在經歷著民主危機，尤其是治理危機，但美國很多方面並沒有發生很大的危機。美國所經歷的是政治和治理上的危機，但美國的經濟體制、科技創新都沒有危機，因為美國的經濟、技術創新和政治是分離的，政治方面的危機不會直接影響到經濟面，不管發生多大的政治危機，經濟和科技還是會進步。甚至經驗地看，每一次危機似乎還促成了美國的進步，這是需要我們認真研究的現象。

中國需要第二次“入世”

我們在慶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20 週年的同時也要反思，哪些方面還做得不夠，或者可以做得更好呢？可以有如下三點。

第一，規則對接。世貿組織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貿易組織，更是一整套規則，成員國需要並願意接受和服從規則。世貿組織是一個仲裁機構。中國“入世”，意味著我們跟外部

世界接軌了。為了和世界接軌，我們調整了自己的法律、法規、政策體系。

但是，到今天，我們內部的規則還沒有統一起來。20世紀90年代初世界銀行的一個報告說，中國各省份間的貿易要遠遠少於每一個省與外國的貿易，就是外貿多於內貿。中國的企業也是這樣，中國民營企業更傾向於跟外國的企業做生意。這裏面就是規則問題，因為中國企業之間的規則不夠完善甚至缺位，導致了交易的高成本。沒有統一的規則意味著沒有統一的市場，導致了中國的市場大而不強。

第二，重視技術。我們“入世”以後，實現了經濟學家們一直在說的勞動力“紅利”，即我們發展了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。但是，我們需要將產業逐步升級為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。

中國的第一波工業化，農民做了很大的貢獻。改革開放後的第二波工業化，我們的貢獻主體還是農民。

經濟學家一直說中國的勞動力人口“紅利”就是這樣發展出來的。很多外國經濟學家說這一波全球化就是“西方的資本+中國的農民工”。加入WTO之後很多年裏，光是珠江三角洲每年都能吸收3000萬農民工，長江三角洲也差不多。勞動密集型意味著我們過度地依賴勞動力來實現經濟增長，而不是技術。現在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，我們很多企業就

面臨很大的困難。

第三，重視研發。加入 WTO 以後我們過度依賴國際市場，對原創性技術重視不夠。中國加入 WTO 以後，成為美國最大的技術應用市場，美國在中國市場上獲得了巨大的利益。

美國在中國賺的錢回流到美國國內，帶來了美國本身的技術升級。同時，美國並沒有把尖端技術放到中國。中國大部分的經濟增長來自技術的應用，原創性的技術少而又少。

從歷史上看，國際市場的存在是運氣好，國際市場的不存在實際上是常態。今天，儘管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體量很大，但我們還不夠強，容易被人家“卡脖子”。

儘管存在中美貿易摩擦和“脫鉤”，但我們中國的領導人一直在強調中國要把大門打開，打得更開，要深度地融入世界。

我們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，例如“雙循環”。更重要的一個概念是“制度型開放”。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性。為什麼要提“制度型開放”？我的理解是，政策因人而異，因時代而變，但制度型開放是永久的。也就是說，我們要通過制度型的開放來保證我們的永久開放。

在這方面，我們也有很多實踐，比如粵港澳大灣區、海南自由貿易港、長三角經濟帶，這些地方都是在國際大循環、在開放狀態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，未來也是以開放為

主，而且要更進一步和更全面地開放。在這方面，粵港澳大灣區扮演了一個更為重要的角色。橫琴和前海的開放，讓珠海和澳門直接對接、深圳與香港直接對接。

國際層面，我們和東盟國家攜手簽署的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》（RCEP）馬上就會生效。我們也和歐盟結束了中歐投資協議談判，雖然因為政治原因暫時擱淺，但它的生效只是時間問題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中國提出了加入《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》（CPTPP），CPTPP 比 WTO 重要，也比 RCEP 重要。RCEP 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貿易的延伸，或者說是傳統貿易的 2.0 版，但是 CPTPP 體現更高程度的開放、更高層次的規則。

現在既然中國已經正式申請加入 CPTPP，我們有決心做比較深度的改革，就是制度性的改革和制度性的開放。從這個角度看，CPTPP 就是中國二次“入世”的抓手。中國加入 CPTPP 會是一個漫長甚至是困難的過程，但我們還是可以做好我們自己的功課。

推動中國規則“走出去”

二次“入世”，有幾個方面是需要我們考慮的。

第一，在一些領域，我們要實行單邊開放。

中國在經過 40 多年改革開放後已經有能力實現單邊開

放。面對一些西方國家對我們的態度並不友好的情況，我們在有些領域要單邊開放。雖然原則上美國非常強調對等開放，但美國在很多方面永遠是單邊開放的，比如說人才政策，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那麼多人才跑到美國去了。

同樣，中國能取得今天的成績，很多方面也是單邊開放的結果。20世紀80年代我們剛剛改革開放，沒有資本，就打開國門“請進來”，先請海外華僑資本進來，再請國際資本進來。20世紀90年代加入WTO實行接軌政策也是單邊開放。

今天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，很多領域需要我們單邊開放。我們應該明確提出來堅持開放的領域，其中就應該包括高科技人才領域。

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發展，而不要為了表達情緒，最終促成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結果才是我們想看到的。

第二，我們要通過內循環來實現內部規則的統一。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但是大而不強，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內部規則不統一。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，內地9個城市與香港、澳門的規則不一樣，但我們內地9個城市在土地、稅收、勞動等很多方面的規則都沒有統一起來。將內部的規則對接起來，形成國家的統一規則，我們就會大而強。

第三，我們要通過外循環繼續促進中國跟世界規則的對接，在這個基礎之上使得中國的規則“走出去”。

再過 10 年或者 15 年，我們的內部規則統一了，並且內部規則通過外循環“走出去”了，中國必然會得到強勁且可持續的發展。一句話，只有通過繼續開放才能使得國家更加強大。

